

澎湖行——映月尋花嶼 乘潮拓古碑

劉澤民 文
石瑞彬 攝影
莊世宗

澎湖群島羅列臺灣海峽南半部，是本省開發最早地區，人文景觀與臺灣本島顯有不同。本會為實地參與澎湖縣地名調查工作、摹製碑碣拓本及採集民俗相關資料，特別安排前往澎湖進行採集工作。一行由本會謝主任委員嘉梁領隊，成員包括張編纂炳榮、劉組長澤民、石專員瑞彬、陳組員德村、莊組員世宗、洪澄清先生。澎湖本地為郭金龍、曾文明二位老師。預定行程五月七日至十日共四天。

五月七日上午，天氣陰雨，主任委員行前仍擔心澎湖天候不佳，海象惡劣，無法前往澎湖各離島調查採集。經與郭金龍老師電話聯繫，得知澎湖天候已變晴，至是決定如期出發。十一時飛機自水湳機場起飛，飛機因氣流不穩定，劇烈晃動，心情亦隨之忐忑不安。起飛後二十分鐘已見到澎湖海域，心情亦較為篤定。出機場後，先與縣政府禮俗文獻課歐課長福強見面，隨即下榻國軍英雄館。下午排定行程為參觀「西嶼東臺」及「二崁古厝」。二時整文獻課歐課長已到達英雄館，澎防部亦有人員共同前往。車行經過馬公、湖西、白沙、西嶼（漁翁島），直奔西嶼南端——西嶼東臺。

西嶼砲臺扼馬公內海，居高臨下，易守難攻，洵為戰略要地。清鮑復康撰《籌防芻言》稱，「控守之首隘以西嶼內外坡為右捍，次隘以崙裡、豬母落水一帶為左蔽，媽宮之西，龜山、東蛇山括其中，三面扼駐水陸週備」。可見其於馬

公之重要性。陳文達《臺灣縣志》載：「內塹澳，砲臺一座，康熙五十六年奉文重修，安砲三位」。乾隆三十六年《澎湖紀略》載：西嶼內塹，係外洋最衝要口，營房五間，煙墩三座、砲臺一座。顯見砲臺設立極早。

明鄭時期及清初，澎湖砲臺或為防務而作，即監控臺灣、剿防海寇之用，中葉因應渡臺禁令而成為防止偷渡。至牡丹社事件外力入侵，澎湖砲臺，才重新興築，西嶼東西臺即在此一時空脈絡中興建。光緒九年澎湖通判李嘉棠築砲臺於西嶼，是為東臺、西臺之砲臺，惜未能安砲配兵。而中法之戰，光緒十一年孤拔率戰輪來犯澎湖，見西嶼內外塹有砲臺，法船開砲，擊之不中，而砲臺不回砲，知其無備，即直指媽宮港。

接著劉銘傳籌設海防，光緒十三年春正月總兵吳宏洛拆建西嶼東西砲臺，光緒十四年竣工。東臺設有腫砲三尊，七、八、十吋口徑各一尊，砲名為阿姆斯脫郎（Armstrong），係英國製造。西嶼砲臺在甲午戰爭中，因日軍避開此區進攻馬公，故此區雖為澎湖最後淪陷者。但砲台只能在日軍攻陷馬公之後，亡羊補牢砲轟日軍。

西嶼東臺歷經清領，日據到民國。現已列為國家一級古蹟，澎湖縣政府正積極修復中。一行人從砲臺入口經過，仰頭即見到門首「西嶼東臺」四字刻石，字跡圓潤，與「西嶼

西臺」門額相較，各有特色，西臺門額有刻立年代，東臺門額則無。此一門額本會前已由莊世宗、巫聆如、洪澄清等同仁採拓，故不在本次採拓之列。進入砲臺內，內部中陷為廣場，四週為通道工事，整個砲臺採用凹下式，高處列砲，低者設營房，彈藥庫。另設有內、外垣，間設壕溝。登上砲臺工事頂端，見到一只鐵殼觀測臺，久經海風吹襲、鹽分銹蝕，厚重鐵板已鐵銹斑駁，惟仍可見到當年觀測臺之精細構造。另可見砲臺內二處圓形砲基，目前均已無砲，遠眺汪洋，右觀西臺，可見形勢之勝。立於砲臺之上，遙想當年守將劉文忠砲轟日軍，而今砲臺巨砲不在，四週渺無人煙，獨立滄茫。

離開西嶼東臺，驅車前往二崁聚落，參觀聚落保存及領略澎湖建築藝術。二崁聚落不同於澎湖早期之漁業村聚落型態，而是在一窪地結廬牧墾，所形成的單一氏族聚落。陳家古厝在西嶼鄉二崁村六號，是三進三間格局，具有閩南建築與澎湖地方特色，亦雜有日據時期西洋建築風格，其內之裝飾亦為澎湖民居罕見之作，民國七十七年由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，目前陳家古厝已修復完成。在歐課長帶領之下，進入陳家古厝，一進正面雜有西洋式建築風格，門首楣壁可見出日據時期富有人家建築風格。楣壁上嵌有一時鐘，指針停在三點半，似乎亦象徵陳厝停滯的腳步。正面額刻「嶺邦紀念」四字，右款「大正元年」，左款「七月吉置」。可知此進是由陳嶺、陳邦兄弟在大正元年增建完工。

二進門首亦有門額，額刻「星輝龍聚」四字，無年代。二進正面是傳統建築形制，與一進比較，較為豐富生動。一進之門柱石刻對聯「書卷起萬里風雲，和氣致一家祥瑞」，

不若二進之石刻對聯「穎水德星廣陵豪氣，白沙理學潛室儒宗」之氣象，前者為陽刻，後者為陰刻。一進正面牆壁較為單調，僅是一般石牆，二進正面牆壁石刻，是陳宅建築雕刻最華麗之處，裙堵有「鶴鹿同春」，壁堵有「童子牧牛」，窗櫺柱上有琴棋書畫石刻。

二、三進屋內有書法、繪畫，壁面上隨處可見，上有「仿三山人」及「靜欽」二落款，內容多教忠教孝、倡導節義之詩詞。另三進正廳牆緣水車堵有交趾陶，據說是從大陸買進，陶藝精美，惟是單尊燒製，陶偶間並無故事情節安排。

參觀陳家古厝，內部各室以現代住居水準觀之，顯得極為侷促，但以澎湖當年當地條件而言，已極為富有。離開陳家古厝，繼續參觀聚落，部分房屋已修復，而少數屋頂已塌，僅餘殘牆，露出硃砧石。聚落內民居，不管其為單身手式，三合院式、一顆印式，均需滿足憩、息起居、祭祀、工作、倉儲的需求，格局益形侷促。澎湖屋多低矮，有其自然因素，古人詩云：「海闊常多拔木風，工師故作小房櫺，自家門戶低頭慣，行到高堂尚曲躬」。澎湖季節風強烈，加以無較高山地阻擋，海風長驅直入，聚落僅能選擇較凹下避風處，為避免突出受風，所以房屋較為低矮。

澎湖古屋多以硃砧石為建材，陳厝亦不例外。詩云：「浪激沙團萬竅穿，犬牙相錯勝花磚，從茲版築成無用，百堵皆興不費錢」。首句即指出硃砧石之形成，據云其石取於內海波間掘後復生，取之不竭，初取出時鬆脆，經風飄雨淋、鹹氣盡去後，即成堅實。次句描述以硃砧石築屋牆砌矮牆之方法，因其形狀不規則，故曰犬牙交錯。三四句表示價廉而取便，人皆可取，家家戶戶皆用以築屋造牆，版築之法皆成

無用。總此，可理解其自然，經濟、環保之一面。

閒步巷道之中，雖有思古幽情，但整個村落缺乏生氣，不見雞犬，遑論人聲，顯見人家已多離去。或許因此，二崁聚落得以逃過新舊雜陳，洋房老屋共存的不協調景象。巷語寂寥，徒留殘壁，聚落雖有官方的修復計畫與作為，但乏人居住即缺乏聚落生命。種種修復作為，似乎只是保存年老澎湖人漸褪的記憶，提供外地遊客初次相逢的新鮮感，無生命的聚落有何意義，值得深思。在聚落停滯一個半小時後離去。

本會謝主委關心地方文化，每到一地必拜訪當地文史工作者及文物收藏家。謝主委一直惦記莊家莊民俗文物館營運情形。特別交代要排定時間前往瞭解。因此在回馬公途中，與莊正義先生取得聯繫，前往拜訪。莊家莊民俗文物館在澎湖地區獨樹一格，收藏品豐富，但限於場地、經費，四處請託，均無著落。謝主委二年前曾到文物館參觀，彼時宋省長、許省議員共同在館內參觀，館內人聲鼎沸、館外車輛羅列，盛況空前。而今謝主委率一行人到達文物館前，已覺門前冷落，若美人遲暮。進入館內，莊先生已在屋內等候。一陣寒暄後，但見文物或已打包、或仍陳櫃中、或置之地上，似乎已失去往昔櫥櫃中奕奕光彩，迫於日暮途窮，眾人同心一嘆。莊先生表示，一生收集之文物均因友人將館舍收回，目前只好打包，運回家中倉庫存放。言談之間，莊先生雖然掩不住落寞，但仍有其個人執著、樂觀的一面。一行人帶著無限唏噓，無能相助心情離開文物館。謝主委不為輕諾，僅在車上特別交代，協助莊家莊出版文物圖錄一書作業須加快。

五月八日天氣陰，與郭金龍、曾文明兩位老師相約八點

在南海碼頭見面，出發前往南海諸島。因對馬公市區道路不熟，至八點半才到達碼頭，隨即出發。經過約四十分鐘航程，已到達花嶼新港，登岸後進入村落進行地名調查。

花嶼地名由來已久，《隋書》流求國傳載陳稜曾至高華國，《明一統志》琉球山川考亦載陳稜率兵過此。而依日本人在校註《島夷志略》稱：「考高華嶼即今花嶼」。依此推論則花嶼開發年代甚為久遠，但上述說法是由考據推演而得。而「花嶼」一詞正式在輿圖上出現，最早在康熙之三十三、年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。在歷史上花嶼屬水安澳，有相當久之歷史舞臺。

舊制定例：凡將備出洋巡哨，每月於初二日在南勢左右兩營交界之花嶼洋面兌旗會哨。施琅在「飛報澎湖大捷疏」中提及「十五日申時過貓嶼、花嶼」。何以施琅要記載「過貓嶼、花嶼」？《澎湖志略》：「度船過黑水溝良久，令亞班登桅遙望，必見澎湖西嶼、花嶼、貓嶼。乃可前進，倘計程應至，而諸視不見。便失所向，須亟收回」。巡臺御史范咸「海中望向」詩云：「憑誰採取貓花嶼，桅末飛騰兩亞班」。可見花嶼在東渡臺海之重要性。

地名起源有其根據，如詩人云「誠因其狀及所產，厥名一定遂莫更」。花嶼一詞起源有多種說法，最有可能的說法是因其所產而命名。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稱：「二嶼相連，澎山無草木，二嶼頗有，故以花草名」。《澎湖記略》：「通志云澎湖諸島嶼，惟花嶼、草嶼青葱，故以花草名焉」。詩人每多引花草青葱形容花嶼，福建藩司錢琦澎湖詩云：「竹灣花嶼鬱蒼蒼」，余文焯亦有「錦繡文坡花草嶼」之詩句。

探究花嶼何時有人居住，則有賴推究。如花嶼係陳稜所到過之高華國，既稱之國，則必有人居住，因之花嶼有人居住歷史必相當久。惟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云：「……花嶼：均無居民，花嶼澳僅小漁船泊此候流耳」。康熙五十九年陳文達《臺灣縣志》亦載花嶼、貓嶼俱無人居住。此一記載顯然推翻花嶼早有民居之說法。《澎湖紀略》載：「……花嶼併請牧羊，亦不准」。余光弘推測花嶼在清初領澎湖百餘年間仍被列為禁區，不許民人耕墾漁牧。至乾隆中葉仍未稍變。其認為花嶼殖民可能在咸豐、同治年間，此一推論主要是根據光緒十年成書的《澎湖紀略》略載有花嶼社。而最近在花嶼則發現咸豐年間墓碑，應可證明，最遲在咸豐初年已有民居。

花嶼村聚落集中於花嶼南側海岸，得知此島是臺灣省西界，一行人不禁興起到此一遊、拍照為憑的念頭，便在村牌前拍照。一行人沿道路走入村內，在舊港前一涼亭內，正有一群老人玩四色牌。閒談之下，多數人已八十歲，猶是耳聰目明，待人亦十分親切。此亭有涼風拂送，遠眺大小貓嶼，碧海藍天，誠是海天樂土。郭金龍老師向一老者劉用表示要找村長訪問花嶼地名，該老者答稱村長劉文堂是他兒子。當場曾文明老師即向老者請教花嶼小地名，老者即指東道西、一一說出。花嶼小地名東有平石灣，東面頭塢、林投灣、東大塢；西側有頭巾東、五股、石仔灣、西赤頭、南灣；北側有貓尾、柴港、中崙、柴坡仔。當問起地名源起，老人稱由來即如此稱呼，無從知道。

當曾文明老師詳細詢問相關資料時，其他人員則在花嶼村內找尋民俗資料。花嶼村房屋的共同特色，即是房屋正面門左壁上嵌有一方石敢當。詢問之下，才知整個花嶼村共有

一百零九座石敢當，聽說是澎湖各村之冠。石敢當材質以水泥最多，硃石次之，亦間有紅磚材質。石敢當型制有原型石敢當、雷令石敢當、安座止煞石敢當。花嶼另一項民俗特色為「地基祖」，在廳堂牆壁基埋有磚塊，其上書有土地移轉契約，主要目的在使原地主亡魂知悉該土地已移轉，今日已演化為鎮宅平安之用，或許「地基祖」是花嶼開發的重要史料，可惜無法得見。

走到花嶼村廟天湖宮後，發現與澎湖各地一樣的石塔，不過此一石塔是由三座塔組成，村民稱為「三支塔」。現在的「三支塔」是水泥材質，原來的三支塔是以石頭堆砌而成。或有人以為石頭塔造型優美多古趣，而水泥塔線條剛硬無美感，但不論材質、形式如何，重要的是花嶼人認為其在民俗上的功能是一樣的。另一醒目石塔是在煙墩山青龍廟前，據說是為因應花嶼西側花嶼燈塔而興建，以避免對沖。

由於採集拓本是此次採集的目的之一，便向當地劉村長請教是否有石碑，村長答稱不知道。當時因行程緊湊，欲趕往東西嶼坪，故於十一時離開花嶼，村長於碼頭送行。後來，查閱資料，才知花嶼有一方「故鄉自寶」碑及有年代落款的石敢當。只有留待下次有機會再重行踏勘。

十一時離開花嶼，前往東嶼坪。途經貓嶼，貓嶼現已劃為鳥類保護區，當船繞至附近海域，因為引擎聲引起鳥群騷動，群起飛舞，雖不至遮天蔽日，亦頗為壯觀。在花嶼時有一老人，言花嶼無花、貓嶼無貓、鳥嶼無鳥。如以「所產」觀點命名，則貓嶼應稱鳥嶼才對。

船行約四十分鐘，到達東嶼坪，港在島西南側，港口有一嶼礁，像是該港守護神，守護遙遠寧靜的東嶼坪。東嶼坪

與西嶼坪隔水相對，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載：「其南爲東嶼平、西嶼平二嶼，居南嶼之東而平分一水，故分東西」。在歷史上因統治考量，故開發較晚。《福建通志》載：「東嶼坪、西嶼坪，以遠故久禁放牧及搭寮採捕」。《澎湖紀略》亦載：「二嶼平分對峙，奉禁不許民人放牧並搭寮採捕，亦防鞭長莫及也。」

踏上東嶼坪，感覺出奇安靜，港內雖見數艘漁船，但不見行人。一行人沿道路來到派出所前，向駐警詢問村長姓名住址，以便向村長請教地名沿革，該駐警表示不知道村長姓名。失望之餘，只好繼續往村內前進，希望找到村長，豈知聚落一片死寂，房屋屋頂亦多塌圯。忽然遇到一對夫婦在戶外吃中飯，並熱情招呼我們一起用餐。一陣寒暄後，得知村長長期居住在馬公，並不住在東嶼坪，目前東嶼坪只是做爲捕魚基地，方便出海作業。

東嶼坪村落呈狹長型，背陡山面大海，聚落建在狹長緩坡之上。海岸線已有鋼筋水泥矮牆，防止浪濤直接衝及住家。聚落後是陡昇的山坡，並無大面積耕地，住民只能在陡坡間整理出小面積空地，種植蔬菜及南瓜。不遠處陡坡岩石間，只見羊隻尋覓短疏的青草，穿過聚落，發現似乎羊比人多。澎湖羊在文獻上亦有記載，《澎湖紀略》載：「澎湖無綿羊，只有山羊一種，從前各家割耳爲記，散於各島之上，今民人日衆土地漸開，乃各畜於家。本草言羊肉於人最補，澎湖之羊，不惟無補，且有微毒」。今日澎湖人養羊，自應有解毒之道。

古人云田園寥落干戈後，而今東嶼坪十室九空，既不經天災，又不見戰火，百年來聚落一旦中落，是政府政策或是

經濟、社會因素的交錯。聽曾文明老師說，東、西嶼國小及坪分校已廢。怪不得見不到年輕小孩，現代人希望子女受到良好教育，必需舉家遷徙到條件較好的馬公、望安，甚或臺灣本島，或許因此，在東嶼坪看不到如花嶼黃髮垂髫寧靜中帶有生機的景象。東嶼坪的發展，從不許民人放牧禁採捕，到成爲繁榮村落，到目前屋宇荒涼，也呈現出民人積極爭取生存資源的建村，到安身立命落地生根的家園、再爲取得較好的公用資源而棄村等發展歷程。在短短二小時內，感受到不同的離別情懷。離開花嶼，帶著當地居民的熱情及村長的祝福，期盼下次能再訪花嶼；而在東嶼坪的離情，似有無窮的海天寂寞而不願再訪。

上船往望安島途中，繞經西嶼坪，發現西嶼坪聚落是在島中間山上，而非如東嶼坪般在海邊。西嶼坪南北上下均有港口可對外聯通。由於未登陸西嶼坪，遠看山上綠地上有多戶住家，看不出是否與東嶼坪一樣落寞寂寥。只覺如詩云：「島嶼平鋪幾點沙，人從鼉背立生涯，煙波萬頃天連水，得見青山纔是家」。

望安島古稱八罩，開發頗早。范學洙澎湖三十六島歌：「南嶼之北即頭巾，其西八罩名最傳，周環僅匝三里餘，迺左迺右皆人煙，衡宇周密居相錯，雅有書聲曉夜喧，於今英俊多遊泮，澎島人文莫之先」。惟查澎湖廳志，僅有光緒十八年許占魁由文生報捐訓導、許樹基爲附貢生，「澎島人文莫之先」不知何由說起。後經曾文明老師指點，在伊能嘉矩《臺灣踏查日記》中有相關記載，查閱後找到下列記載：「教育亦比較興盛，鄉中有書房，利用農閒之時就學，但入學後二三年即停止入學，據云瞭解類如『網坡』這類字的，十

人中只有四人而已。在這之中擁有秀才身分者，現有許樹林、許清香、許梅侯三人（許梅侯在我占領臺灣時離台赴清國）。（商請陳文添研究員翻譯）

望安行目的即在採拓好善堂碑及網坡枋橋重修石橋碑記。船一到碼頭，已有望安鄉公所公務車等候，由於已是下午一時，即刻驅車前往餐廳，飽餐一頓後，即在曾文明老師引導下，前往望安國中採拓好善堂碑，由洪澄清先生操刀。謝主委對拓本品質極為重視，凡有拓本必親自審閱。此次由謝主委親自帶隊，更親自指導拓碑。謝主委一直勸勉採集組同仁，應將拓碑視為一項藝術創作，而不應視為一項工作。拓碑事前準備及審閱相關資料、採拓中須帶著虔敬的心情品味文化遺產、採拓後需加判讀為文發表，所以拓碑是一項高層次文化藝術工作。洪澄清先生在主委要求下，小心翼翼進行，務求字字清晰、墨色均勻。由於該碑安置工藝教室內，採拓工作不需搶時間，反而較為費時，費時二小時，計摹製二份，一份送由曾老師轉送給鄉公所保存，一份由本會帶回。

本會前於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澎湖縣口述歷史座談時，曾向望安鄉耆老詢問望安是否有前清古碑留存。當時曾文明老師亦與會列席，說「望安島並無石碑留存，目前能見到的只有日本陸軍省水陸界標遺物」。曾老師對於望安石碑找尋一直惦記在心，或許這也是口述歷史的收穫——引發鄉土關懷。在民國八十五年六月，曾老師於郵局牆角水溝旁有一塊石碑，經多人及重機械幫忙，終於運到望安國中。經過曾老師及地方政府奔走，在八十八年度獲得一百萬補助經費（曾老師後來表示，因精省效應，百萬元不知有著落？），即將興建小涼亭一座，將石碑安置其中。

好善堂碑，碑高一百二十八公分，寬六十二公分，厚十一公分，闕碑座，材質為澎湖玄武岩。光緒六年由八罩島（今望安）許樹林、許清香等呈請澎湖海防糧補分府通判唐世永立碑。該碑已收錄伊能嘉矩《臺灣文化志》、《臺灣踏查日記》。該碑拓本詳照片，碑文解讀詳見《西瀛風物》第五期曾文明撰「好善堂碑記」。碑文主旨為：地方紳士不忍鄉民溺殺女嬰、宰老弱耕牛、捕殺海龜（綠蠵龜）、鼓勵惜字紙而發動捐款，以利息定額救濟家有女嬰、老牛者及論重收購海龜後放生。碑末則為捐款名錄。

本碑重新出土對望安有相當史料價值。一是碑末捐題有助瞭解光緒年間地方經社情形，伊能嘉矩雖收錄碑文，但於此則闕漏。二是確定《臺灣文化志》所載溺殺女嬰惡習，文化志載：「尤其如澎湖極南之八罩島民，古來民心殺伐，而且貪弱，故此風尤甚」。故本碑有助證實望安溺殺女嬰之習，本會辦理澎湖縣口述歷史座談會望安鄉組，耆老雖口述本地溺嬰惡習，但缺乏其他證據，本碑亦可提供證據。只是本碑未提供如何溺女嬰情形，蓋溺女嬰須投棄水流，望安無溪流，是否棄之於海，則不得而知。三是海龜之保護，大的定價每觔十文，小的每觔十二文；百年前有此環境保育觀念，而且由鄉民共同出資，更是保育團體之先知。

有關鄉人殺龜紀錄早已在詩人吟誦中，十三澳詩詠八罩澳云：「珠璣映月尋花嶼，玳瑁乘潮戮挽門」，挽門即八罩將軍澳下之挽門汛。《澎湖紀略》土產紀記載：「瑤瑁狀如龜，殼稍長，背有甲十二片，黑白斑文，邊缺如鋸齒；無足有四鬣，前長後短，煮其中，柔如皮，因以作器。澎人取瑤瑁，伺其登岸伏卵時，尾而逐之，其行甚疾，眾併力反其背

，俾其仰臥，將石墊住四圍，明早抬回剝之。重者一、二百斤，小者亦數十斤，醃為脯鬻之，味同牛肉」。海龜重者以百斤計，每隻約需貼錢千文，只是不知在此貼錢政策下，是否夠抵鬻肉之所得，是否產生民衆捕龜情形更為嚴重，以換取貼錢之反效果，資料不足，有待新資料考證。

有關耕牛宰殺方面，本碑所記述情形亦與他處不同。臺灣本島曾有多處牛隻保護之石碑；其保護耕牛目的雖一，其民人宰耕牛動機則不同。宜蘭「憲禁用牛油碑」，屠宰耕牛目的在取用其油脂，《鳳山縣採訪冊》載「禁私宰耕牛碑」，盜宰在取食牛肉。清初有「凡宰殺耕牛，並知宰殺之情而販之者，俱問罪，初犯枷號一月，再犯，發近衛充軍，若知而宰殺及販賣者，不分初犯、再犯，徒一年」。其作為均在「禁」。而望安之禁宰耕牛，其主要作為是「勸」，以貼錢手段，勸人憐耕牛盡一生力氣，人們亦應提供其終老之所。

結束好善堂碑拓本摹製，繼續回頭水東採拓「網坡枋橋重修石橋碑記」。碑在東安村仙史宮西約八十公尺路側，高七十四公分，寬三十五公分，咸豐六年立。伊能嘉矩《臺灣踏查日記》曾收錄，現今保存尚稱良好。曾文明老師表示，該地最近因路面翻修，原設計在石碑前建矮牆，可能使該碑被破壞或隱於牆後不見，經地方人士極力爭取，才能保留此一石碑。

本碑雖小且文字不多，但仍有其史料價值。一、可知該處原是木板橋，後因歲久年遠重新建為石橋，共計捐錢壹萬二千文。二、是捐題名錄，由於本碑立於咸豐六年，與光緒六年好善堂碑前後相差二十九年，可知悉其地方之演變，如本碑載有許金興，而好善堂碑則有許金萬興，再佐以其他資

料，可知許金興，許萬興於光緒年間已併為許金萬興。另本碑所錄均為本地人士，與好善堂碑之較廣闊社會關係不同，更可見其小地域之人士史料。好善堂碑捐錢者有網坡、水坡、花宅、將澳、雙頭掛，詔安、銅山、大嶼，其範圍較廣。

在洪澄清先生製作拓本同時，為節省時間，謝主委帶領其他人員前往仙史宮。依仙史宮宮史記載「初建於康熙三十九年」。廟中有一古匾「奠安海國」，其上款為「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加一級王萬祥敬」，「獻」字書於「奠安海國」正上方，下款為「康熙歲次丁丑臘月穀旦立」。曾文明老師認為該匾是澎湖現存最古老的木匾。

王萬祥字瑞宇，號鐵山，陝西鞏昌會寧人。康熙三十二年任福建興化總兵，三十六年閏三月調任臺灣總兵，三十七年俸滿，在臺灣任職共一年三個月。關於王萬祥敬獻匾額緣由，已不可考。一般歸納出三種可能性：一為王總兵在年度例行巡閱中，途經網坡口海域時發生事故，倖免於難，有感恩明庇佑，故獻此匾。二為王總兵在巡防途中經此，因心存好奇登岸，感於該廟香火鼎盛，地方寧靜平安，返回府城駐地後，擇吉獻匾。三是王總兵履新時途經網坡海域，偶然登岸，見該廟正興建中，允諾村民俟新廟落成之日，獻匾慶賀。

關於此三種說法，第一、二種說法均是在巡防任務中到達網坡而獻匾，惟查澎湖洋面巡哨舊制：「每歲於二月起至九月底止，副將坐駕兵船四隻出洋，在於左右兩營所轄洋面總巡；自二月起至五月止，兩營遊擊各帶兵船四隻出洋，在本轄洋面分巡；自六月起至九月底，兩營守備各帶兵船四隻出洋，在所轄洋面梭織哨捕。」故依例巡洋任務為澎湖副將

總巡，遊擊分巡、守備梭織哨捕，故由總兵巡洋，殆為不可能。

而第三種說法則較為可能。蓋查《澎湖臺灣紀略》：「徑趨臺，度不入澎湖者，南風泊船必於八罩澳，北風泊船必於西嶼頭」。另《臺灣志略》載：「約行百里，望見東西吉嶼，經二嶼便抵澎湖，大約午後可到，南風宜泊水坎，北風宜泊網澳、內塹、外塹等澳。」另《澎湖紀略》海道：「凡廈船來臺，必以澎湖為關津，從西嶼入或寄泊時裡或媽宮或八罩，然後渡東吉洋」、「凡船隻到澎湖寄碇停泊者，當南風時，必於八罩、將軍澳停泊。」、「澎湖汛口，南風時自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等五個月，飭令書役往八罩汛，協同武汛查辦」。據上述記載，望安自古為渡海重要據點之一，王萬祥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以左都督調任臺灣總兵，乘船經過望安是極有可能的事。

而關於此匾形制，有人認為與一般古匾不同，在澎湖各地亦有此形制匾額。如於赤崁龍德宮亦有一只同形式匾，該匾為「獻」字書於「綏及萬方」上方，上款為「福建澎湖水師右營遊擊軍功四等邱有章敬」，下款為「乾隆元年孟夏梅月穀旦立」。邱有章，字子鳳，號鳴崗，福建晉江人，雍正十一年任澎湖水師右營遊擊，乾隆二年調任。乾隆十三年任澎湖水師左營副將。

參觀仙史宮後，再驅車前往花宅參觀中社廟及右厝。中社廟為一普通小廟，並無起眼之處，較特別處有三：一是舊廟重建並非棄舊用新，而是新舊並存，保留舊有建材，仍舊作為支柱，添加新的建材，於是此廟舊中有新，新裡見舊，別具一格。二是廟中一角保留一只咸豐三年石金爐，見證中

社廟的歷史，以青石打造，外形如鼎，爐體外側，有福、壽字樣及牡丹、鹿等吉祥圖案，由當時村民陳和、曾順共助錢二千文。三是廟前照壁，乍看之下，以為是戲臺牆壁，細究後，才知其與戲臺分開，而此一照壁，中有一麒麟浮雕，《臺灣慣習記事》扉頁亦採錄一照壁圖，但兩者仍有極大差異。

中社，舊名花宅，並非因其有花而名之。地名源起有二：一是據說是中社位於山凹內，而中社村大小花宅中央有一處小丘，村人稱為花心，故中社舊名花宅。二是高拱乾府志稱：花宅與花嶼拱照，故稱花宅。此二種說法，不知何者為真。中社村古厝林立，曾文明老師認為或許是因中社村人口外流嚴重，且外流時間早，為數不少的村民在光復前即已搬離，所以大部分住屋才未遭到改建的厄運，聚落形式相當完整。我們到時，正有一戶正在開地基，準備改建新屋，以外來人觀點認為整體景觀破壞至為可惜。但以住戶觀點，改建為舒適現代住宅，更是重要，維護傳統及現代生活的天平，要看當地人及政府機關如何平衡。

看完中社古厝，趕回仙史宮附近，洪澄清先生已完成拓碑工作，因行程緊湊，會合後即驅車前往碼頭，途中曾文明老師指出路邊有一「萬善同歸所」墓碑，額刻皇清二字，中書「萬善同歸所」，左款「樂善堂公敬立」。本萬善同歸所在光緒十九年《澎湖廳志》載：「八罩網坎澳義塚，光緒五年立」。由於時間不足，僅拍照存檔。到碼頭後，即開船前往將軍澳。

將軍澳與望安隔海相對，《澎湖紀略》載：「其名將軍澳者因有將軍廟，故得名焉。」船行不到十分鐘即抵達。一

踏上將軍澳，一天來在各小島上寂寥的感覺，即被衆多人群驅走。將軍澳碼頭人數不少，房屋亦多為鋼筋水泥樓仔厝，而非傳統三合院。曾老師解釋，因為漁獲收益多，所以民衆較為富有。

在將軍澳停留時間因舟師催促，衆人只得走馬看花。島上有三座村廟：李將軍廟、天后宮、永安宮。因天后宮位置較遠，不克前往。先參觀李將軍廟，隨後穿過巷道前往永安宮，永安宮內匾額衆多，年代最久為乾隆乙未年「威靈顯赫」匾。另有一匾，左下角被一另匾遮住，不細看，差點錯過此匾，匾額題辭為「福庇生民」，右款「道光四年端月吉立」，左款「提督福建水師軍務雲騎尉世職許松年」。許松年，浙江瑞安人，武舉出身，道光元年任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，其職位猶較仙史宮獻「奠安海國」匾之王萬祥為高。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，康熙十七年設，駐同安縣廈門，轄本標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五營，節制海壇、金門、南澳、福寧、臺灣五鎮。永安宮為海隅小廟，許松年因何獻匾，不得而知，但可知者二：一為當年將軍澳的經社關係必相當良好，二是現在永安宮執事人員可能不知許松年何許人，故僅將該匾掛於廟壁且任由他匾遮蔽。永安宮為二層樓新建築，詢問是否保留舊廟相關建材，執事人員答稱棄置港澳碼頭一側，此廟與望安之中社廟均為改建，但一知保留舊物，一則棄置於地，因此作為，亦使永安宮較多金碧輝煌而缺歷史滄桑之感。

下午四時四十分，搭船離開將軍澳往馬公回程，此時風浪變大，不過此時已完成預定工作，風浪大已不成為壓力，五時多到達馬公，大家飽餐一頓後回到國軍英雄館休息，儲

備明日北海踏勘的體力。

參考文獻

- 高拱乾：臺灣府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陳文達：臺灣縣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王必昌：重修臺灣縣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胡建偉：澎湖紀略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蔣 鏞：澎湖續篇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陳壽祺：福建通志臺灣府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杜 臻：澎湖臺灣紀略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周于仁、胡格：澎湖志略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林謙光：臺灣紀略附澎湖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林 豪：澎湖廳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盧德嘉：鳳山縣採訪冊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伊能嘉矩：臺灣踏查日記，臺灣風物雜誌社。
伊能嘉矩：臺灣文化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鄭喜夫：臺灣地理及歷史卷九官師志武職表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五十週年慶碑碣拓本展覽專輯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陳耀明：澎湖的廟神，澎湖縣立文化中心。
余光宏：澎湖的移民與開發，西瀛風物創刊號。
林會承：澎湖厝之概要，西瀛風物第五期。
郭金龍：談澎湖傳統民宅的厭勝物，西瀛風物第四期。
曾文明：好善堂碑，西瀛風物第五期。
郭金龍：澎湖民間辟邪物之五照壁，硤碕石季刊十一期。
郭金龍：澎湖民間辟邪物之六石塔，硤碕石季刊十二期。
劉敏耀：望安島嶼將軍澳嶼各社上元節活動紀實，硤碕石季刊十四期。



謝主委（右二）由澎湖縣政府民政局歐課長福強（右一）
陪同參觀二崁陳厝（莊世宗攝）



謝主委率同採集同仁在花嶼社區合照（莊世宗攝）



曾文明老師陪同謝主委（左二）參觀中社古厝（莊世宗攝）



曾文明老師（好善堂碑發現者）與洪澄清先生合照（莊世宗攝）



仙史宮王萬祥所獻「奠安海國」匾（石瑞彬攝）



赤崁龍德宮邱有章獻「綏及萬方」匾（石瑞彬攝）



將軍澳永安宮許松年所獻「福庇生民」匾（石瑞彬攝）

